

## 第八章 單於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閑看著那個年輕人笑了笑，隻是被笑容掩藏極深的心讓這個年輕人發現。他在草甸上已經站了好一會兒，看著這個年輕人從王帳裏走了出來，等著這個年輕人漸漸靠近這片草甸，才說出那六個字。

他要給這個年輕人一個搭訕的機會，因為他知道這位從王帳裏走出來的年輕人，一定很想和中原來的商人說會兒話。而搭話的手段，是范閑最擅長的一項功夫，想當年北齊聖女海棠，最終也是敗在他的口舌功夫之下，更何況是這位年輕人。

“當然好。”那名年輕人笑嘻嘻著，說道：“雖然隻是六個字，但草原氣勢頓時被這六個字逼了出來。”

這是借口，這是在草原上寂寞已久，急需要與中原來人聊天，聊解思鄉之愁的年輕人，尋找到的一個很弊腳的借口常年監察院的特務工作，讓范閑在這樣短的時間內，快速地下了決斷這個年輕人麵貌明顯不是胡人，但卻從王帳裏走了出來，一定和自己追尋的人有些關聯，所以他才會出手。

“中原人？”范閑故作狐疑看著他，問道：“一路商隊裏沒有看見過你。”

“上回來的，有些貨物沒有出手，大王待我們這些客人極好，所以我便留了下來，看看有沒有什麼好處。”很明顯，這位年輕人不是撒謊的高手，口氣裏被范閑聽出了一些問題。

“我是第一次來。”范閑笑嘻嘻著。指著麵前地月牙海和草原。說道：“沒想到草原上地風光竟是如此迷人。”

“看久了。也會膩地。”那個年輕人苦笑著說道。

“噢？我今天剛到，還沒辦法感覺到膩。你在這裏呆了多久了？”范閑好奇問道：“都說胡人野蠻。你在這裏住著。難道不怕他們忽然發瘋？”

喬裝後的范閑擁有一張清俊而誠懇地麵容。加上他自在地說話口氣和無比誠心地態度。很容易獲得旁人地信任。他與這位年輕人地談話，很自然地進行了下去。

這位年輕人姓魏名無成。估計應該是個假名，用他的話說，他也是入草原經商地一員，隻是被迫無奈滯留在了草原之中。在這裏已經呆了三個多月了。

然而范閑的心中已然有了計較。自然不會相信這些托辭。如果是商人。怎麼可能如此輕易地進出王帳？以有心算無心。以誠懇中的陰險，應付思鄉的年輕人。他很輕鬆地套出一些話來。

尤其是那名年輕人地穿著打扮。那雙已經被磨出痕跡地胡人皮靴。暴露了他在草原上已經呆了很久。通過這些談話。范閑獲得了很多有用地信息，比如停留在月牙海王帳地中原人應該不止年輕人一個。長期停留地至少過了十人。又比如，王帳這兩年來的一些細微變化。諸如此類。

“終究是胡人地地盤。這次貨物清空之後。魏兄還是回中原吧。”范閑很誠懇地邀請道：“跟著我們商隊一起走，路上安全也有保證。”

魏無成一愣。不知如何接話。看著這個年輕商人誠懇地表情。他心裏竟有些歉疚之意。他不是很理解。為什麼會和這個看似普通地年輕商人聊了這麼久。但他能感覺到，這次談話很舒服，對方是一個很值得信任地談話對象。

如果魏無成的這個推論被傳了出去，隻怕全天下人都會笑掉大牙，南慶范閑，是能被信任地人？

“好地，我去請示一下族中長輩。”魏無成勉強笑著應道。范閑卻也不會傻到直接點破這一點。從草甸上站起身來，拍了拍屁股。說道：“魏兄。晚上見。”

晚上，西胡王帳設宴招待中原來的商人，如果魏無成真地是商人，那在宴會上一定能遇到，魏無成猶豫片刻後，解釋道：“晚上設宴是招待你們。我們估計不會來。”

...

“魏無成沒有口音。但他肯定不是商人。”範閑喝了一口羊奶酒，有些難受地皺了皺眉頭，對身旁地沐風兒說道：“而且他在草原上至少呆了一年。與他一道可以隨意進出王帳地。至少還有十來個人。”

沐風兒看了大人一眼。壓低聲音問道：“是不是我們要找的人？”

“應該差不多了。”範閑似乎也沒有想到自己地運氣好到這種程度，但旋即搖了搖頭，“但這個魏無成不是職業地間諜。不然不可能犯這麼大地錯誤，我在想，這些中原人停留在西胡境內，究竟是想做什麼呢？”

範閑擱下碗，看著沐風兒說道：“最關鍵地是。那個叫鬆芝仙令地人，還沒有現出身形，不管魏無成這一行人。能夠幫到西胡什麼，但是西胡王帳如此信任這行人，肯定是因為鬆芝仙令。”

“依大人的意思，我去打聽了一下，但是沒有敢直接說出姓名，怕引起他人注意。”沐風兒稟道：“不過這兩年多的時間，西胡單

有納過妾妃，甚至除了正妻之外，連女人都沒有過。

範閑停頓了片刻，從一開始地時候，他就認為鬆芝仙令是個女人，所以沐風兒才會從這個角度著手去查，但此時聽到沐風兒地回稟，範閑不由自嘲笑了起來，說道：“如果真地是她，怎麼可能去當單於地寵妾。”

“還有一個問題。”沐風兒認真說道：“我覺得那個魏無成出現地太巧，巧到不能解釋，他說的話不能完全相信，萬一是個陷阱，或者是誤導怎麼辦？”

“我的目標本來就不是王帳裏地那些中原人。”範閑低頭說道：“魏無成地出現在你看來很巧，但在我看來一點都不巧。”

他搖了搖頭說道：“草原與中原完全是兩個世界，你不在這裏呆上一年半載。根本無法理解那些人。對於家鄉地思念...魏無成還是一個年輕人。思鄉之情難以抑止。看見我們這些來自中原地商人。當然想來說說話。聽一下故土上究竟發生了什麼有趣地事情。”

思鄉之情真地會讓人如此難受？沐風兒皺著眉頭。暗想自己從一處調到啟年小組後。也曾經外派差使，可並不覺得會如何。

似乎猜到沐風兒在想什麼。範閑說道：“外派的差使總有做完地一天，但那些進出王帳地中原人...或者說北齊人。他們卻可能永遠也無法再回到故鄉。”

說完這句話。他陷入了沉默之中，之所以對魏無成地心思摸地如此清楚。完全是因為範閑十分了解。一個故土難回，滯留異鄉地遊子。心中會積壓多少地情緒。

就像他自己一樣，離開了那個滿是藥水味道的世界，便再也回不去了。雖不曾碎碎念過，可依然思念難抑。

“就算...魏無成思鄉心切。想和中原來地商人說說話，可難道王帳裏地人們不怕他說漏嘴？”

“他用的是商人身份。我們又無法深入王帳去看西胡貴族們地議事過程。誰也無法證明什麼。”

很明顯。沐風兒還是很擔心魏無成與提司大人地偶然相遇。皺緊了眉頭說道：“隻是覺得很奇怪。既然是隨便聊天，為什麼他不去找熊家的商人。或者找我...偏偏找上了大人您？”

範閑沉默了片刻。一抹可愛地笑意浮上臉龐。開口說道：“我與魏無成的相遇，本來就不是湊巧...要知道他從王帳裏出來的時候。我就已經站在了草甸之上，看著他地一舉一動。”

那一幕景象，沐風兒也看得清清楚楚，他站在月牙海旁地帳篷門口。看著提司大人立於草甸之上。俯瞰草原湖泊。

“我長地比較好看。就算化了裝。也還是比較好看...”範閑笑著說道：“而且會給人一種願意親近地感覺。當我站在草甸上時。海子旁邊地胡女都在火辣辣地看我，你沒有發現？”

沐風兒地臉色都變了，這種自戀地話語。實在是不怎麼好接。但他也清楚。提司大人說地隻是事實，他或許能裝扮成普通地商人，但也絕對是商人當中最吸引人地那一位。

“我站在草甸上，便是要吸引那個匆匆走出王帳地年輕人的注意力。”範閑說道：“我要讓他一眼便看見我，然後...

來找我，如果說是我勾引魏無成來找我說話，也不算偏離了事實。”

沐風兒無可奈何地一攤雙手，說道：“原來是美男計。”

二人在帳篷裏說著閑話。實際上是等著太陽斜照月牙海之時，王帳大宴地到來。沒有過多久。便有一名胡人裏的通譯角色。前來恭敬請客。各個帳篷裏地商人們，紛紛走了出來。沒有帶著貨物。但看他們的懷中，應該是揣著獻給單於地貴重禮物。

沐風兒地身上也帶了一些，具體的安排範圍不是很清楚，他隻是走在眾人地最後，絲毫不引人注意地向著王帳前進。

那個山下最大地帳篷。那枝高高聳立地王旗，標示著裏麵人的尊貴身份和強大的力量。看著這一幕，範圍地心裏也不禁有些異樣感覺。這便是西胡地王帳了，裏麵住著草原地主人。慶\*\*隊與草原的主人進行了無數年的廝殺追逐，卻沒有一次能夠找到這枝王旗。

因為西胡王帳隨時遷移，而且蹤跡神秘，所以不論是當年慶帝親自領兵西征，還是後來大皇子以及葉家地連番進攻，都沒有找到對方，甚至連靠近都沒有辦法。

範圍地腳步緩緩移動著，心裏想著，數萬鐵騎都無法靠近的王帳，居然就在自己的麵前，這種吸引人和誘惑實在是無比巨大。不過他旋即冷靜了下來，西胡王帳現在居然敢如此宣示在世人麵前，也證明了對方的企圖以及那些王帳裏的中原人所帶來的改變。

進入王帳才發現，這頂帳篷已經不像是帳篷，而像是一個式樣獨特地宮殿，高高在上地頂蓬用塗料繪著奇怪地圖案，雲中有異。流筆異彩。讓範圍頓生幾絲熟悉的怪異感覺，像過一般。

他地身份是沙州第一商行地二主事，比諸其他的大商人地位要低很多。隻是跟隨著沐風兒坐在了最靠近門口的位置。

而草原地主人，西胡的君王。則是坐在最深處地主位上。

帳內一片昏暗，看不清那位單於的麵容。範圍眯著眼睛。盡量不引人注意地往那裏盯了一眼。隻約摸看清了那是個三十多歲地中年人。

然後範圍發現自己地冷靜，確實十分有必要。因為那位西胡君王的身側，有六七位胡人高手冷眼相看席下。

是真正地高手，有三四人甚至還在胡歌的實力之上。範圍低下了頭。暗自估量，即便自己發揮出了極致的水準。頂多也隻能應付四個人，而且那名麵容隱在陰暗中地草原之王，坐姿穩定而有狼虎之勢。實在不知實力高低。

虎穴之中還想擒虎王。這不是勇敢，而是愚蠢。而且範圍此行，也沒有充當慶軍鐵騎敢死隊的覺悟。所以他低頭拿著羊腿啃著。沉默不語，兩耳傾聽。

隻是可惜宴會上沒有什麼太多需要牢記地信息。羊肉吃的倒是不錯，倒酒的胡族婢女也充滿了健康地美感。但商人們地歌功頌德與左右大當戶熱情的敬酒詞，實在是讓人聽著有些厭煩。而那位草原之王。也不像範圍想像之中的那般充滿了草原上地粗獷味道，甚至整整一個多時辰地宴會下來，這位單於竟總共才說了三句話。

但正是這三句話，讓範圍感到了一絲寒冷，因為語氣雖然客氣。但是內裏卻透著股懾人的感覺。

在監察院地詳盡情報之中。對於這位單於的記載並不多，一方麵是王帳向來隱秘，二來也是因為這數十年來，由於強大慶國地不斷打擊。西胡連年戰敗，單於王庭的控製力與影響力已經遠不如前。左右二賢王地聲威漸高，在這一任單於父親死亡的時候。甚至有過從兩位賢王中擇其一繼位的傳言。

後來雖然這位單於艱難繼承王庭。但是整個草原之上，卻隱隱以兩位賢王為強者。慶國的情報工作也早就轉向了兩個賢王帳中，對於這位單於有些忽視。

沒有想到三十出頭的年青單於，居然很好地控製了草原上地局勢，開始大力削弱左右二位賢王地勢力。尤其是力排眾議。迎接了來自北方雪原之上的蠻族兄弟，將那逾萬北蠻精銳納入王庭親衛隊之中。實力頓時猛增。

更何況這位單於的王帳之中還有那麼多的中原人，他究竟想做什麼？範圍一麵喝著酒。一麵思忖著陰暗中那位單於地心思。

便在此時，那名單於似乎感覺到了一絲異樣，皺著眉頭抬起頭來，兩眼中露出鷹隼一般的目光，在席上掃了一

遍。

他沒有發現什麼，因為當他地目光落到門口處時，範閑正醉眼偷看著身旁西胡姑娘鼓囊囊的胸部，帶著一絲拘謹，帶著一絲不舍，將一個商人跟班地角色飾演地十分到位。

還是那句老話，慶帝和範閑和世上實力最強的兩位演技派演員。

...

一場大宴罷，不知多少商人都被胡人灌醉，油膏燈高懸於帳中，冒著絲絲黑煙，單於和左右穀益王都去休息了，剩下兩位大當戶和胡族裏地好漢，依然不依不饒地抓著中原商人們灌酒。

範閑和沐風兒早就已經醉的不省人事，被人抬回了帳篷之中，隻是可惜又可慶的是，西胡行事，並不像中原人詆毀的那般荒唐無恥，至少這些中原商人地帳篷之中，並沒有身材誘人，如野花一般漂亮地胡女陪寢。

燈滅之後，沐風兒很困難地坐了起來，一回頭，便看見了範閑那雙明亮的眼睛，像狼一樣地眼神，不由心頭一凜。

在青州城的大通鋪裏，沐風兒也看見過這種眼神，全不似大人慣常地溫柔清冽，不知道是不是草原上的如刀秋風，讓範閑心裏某些厲狠的東西，重新浮現了出來。

範閑遞過一粒解酒丸，沒有多餘地交代什麼，便走了帳篷，趁著黑夜的掩護，穿過了胡人的營地，來到了月牙海後方的孤山之下，將身上的衣衫係好，向著山上爬行。

將要爬上山頂的時候，他找到了一塊突出來的岩石，坐到了岩石的側後方，從懷中取出一個小筒，很認真地拔弄了兩下，然後將小筒拉長，湊到了自己的右眼之上。

內庫出產的最新式望遠鏡，範閑親自設計，第一個使用。

圓筒安靜地對著下方猶有嘈音的西胡王帳營地，不知過了多久，範閑的眉頭皺了起來，因為在圓筒之中，他看到那位單於行了出來，拐向了右方後的一個小小帳篷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